



24 带上她的眼睛

朝闻道(节选)

刘慈欣

生命和真理的交流开始了。

第一批八位数学家沿着长长的坡道向真理祭坛上走去。这时,沙漠上没有一丝风,仿佛大自然屏住了呼吸,寂静笼罩着一切,刚刚升起的太阳把他们的影子长长地投在沙漠上,那几条长影是这个凝固的世界中唯一能动的东西。

数学家们的身影消失在真理祭坛上,下面的人们看不到他们了。所有的人都凝神听着,他们首先听到祭坛上传来的排险者的声音,在死一般的寂静中这声音很清晰:“请提出问题。”接着是一位数学家的声音:“我们想看到费尔玛和哥德巴赫两个猜想的最后证明。”“好的,但证明很长,时间只够你们看关键的部分,其余用文字说明。”

排险者是如何向科学家们传授知识的,以后对人类一直是个谜。在远处的监视飞机上拍下的图像中,科学家们都在仰起头看着天空,而他们看的方向上空无一物。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说法是:外星人用某种思维波把信息直接输入到他们的大脑中。但实际情况比那要简单得多:排险者把信息投射在天空上,在真理祭坛上的人看来,整个地球的天空变成了一个显示屏,而在祭坛之外的角度什么都看不到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,真理祭坛上有个声音打破了寂静,有人说:“我们看完了。”接着是排险者平静的回答:“你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。”真理祭坛上隐隐传来了多个人的交谈声,只能听清只言片语,但能清楚地感受到那些人的兴奋和喜悦,像是一群在黑暗的隧道中跋涉了一年的人突然看到了洞口的光亮。“……这完全是全新的……”“……怎么可能……”“……我以前在直觉上……”“……天啊,真是……”

当十分钟就要结束,真理祭坛上响起了一个清晰的声音:“请接受我们八个人真诚的谢意。”真理祭坛上闪起一片强光,强光消失后,下面的人们看到八个等离子体火球从祭坛上兴起,轻盈地向高处飘升,它们的光度渐渐减弱,由明亮的黄色变成柔和的橘红色,最后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蓝色的天空中,整个过程悄无声息。从监视飞机上看,真理祭坛上只剩下排险者站在圆心。

.....

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走上真理祭坛,完成了生命和真理的交流,在强光中化为美丽的火球飘逝而去。

一切都在庄严与宁静中进行,真理祭坛下面,预料中生离死别的景象并没有出现,全世界的人们静静地看着这壮丽的景象,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,人类在经历着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灵魂洗礼。

(选自《朝闻道》第4章,有删改)



真名实姓(节选)

弗诺·文奇

滑溜先生必须想个办法不让女警弗吉尼亚听到英国佬黏糊的回答。风险很大,但他还有几个安全署不知道的绝招。他沿着通向阿凯德和华盛顿特区的通信链接一路摸索,感应着一个个互连网络、一次次冗余核查。走运的话,下面几秒钟的信息他只消改动几百比特,监控者接到的将是动过手脚的信息。“照你看,这个还活着的東西,是谁在背后主使?”

“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是你。现在咱们既然见了面,我……做了点测试。我知道你比以前强大得多,可能比我现在还强大,但还没强到超人的地步。”

“说不定我伪装得好呢?”

“有这个可能,但我不大相信。”英国佬即将吐出那几个最关键的字眼,滑溜先生必须对这些话做手脚。他开始改动通过牛蛙(弗吉尼亚在网络虚拟世界中的形象)传输的信号中的冗余比特,如果监控者没有察觉这个骗术,他就能修改英国佬所说的关键字眼的前后记录。“不是你。我所说的这个东西有些地方很眼熟,让我想起咱们的老朋友罗——埃莉斯——宾——琳娜——汉。”他说出口的名字,也是滑溜先生听到的名字,是“埃莉斯琳娜(网络虚拟世界中的一名女性,下文中的“埃莉”也是她)”。而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插进了几百比特,牛蛙听到的、上报的名字变成了“罗宾汉”。

“嗯,有可能。他对权力一向很热衷。”这个“他”字让英国佬的眉毛微微一挑,再说,罗宾汉热衷的是网络破坏,而不是权力。黏糊的眼睛朝牛蛙的方向眨巴一下,滑溜先生不由得祈祷黏糊配合点儿。“你当真认为他有邮件人(反派黑客)那么危险?”

“谁说得准?那东西的分布不像邮件人那么广,自从大崩溃以来,咱们中间再也没有别人失踪。还有,我也吃不准这类东西是不是只剩下……他,说不定邮件人的原始版本还在。”

“我想蒙骗的是谁,这你同样吃不准。对不对?”

交谈又持续了半个小时。这是一场奇特的三方交锋,实际的参与者只有两个人。一方面,他和英国佬极力绕过牛蛙交换意见;另一方面,英国佬不断试图做出判断,说不定滑溜先生才是他真正的敌人,而牛蛙则是自己潜在的盟友。滑溜先生自己都无力解开这个谜团。

英国佬陪着他走向吊桥。两人站在铺着雕花地砖的壕沟边缘又谈了一会儿。浓雾已化为细雨,护城河的熔岩不时发出啾啾的喷气声。

英国佬点着头。滑溜先生盼望他明白了自己传出的信息:他将单枪匹马和埃莉一较高下。

“那好吧,希望这一次不是永别,老伙计。”

滑溜先生向山坡走去,感到身后的英国佬目送自己远去,目光中带着同情。

怎么找到她?怎么才能跟她交谈,并且从中全身而退?弗吉尼亚毫不含糊地用死亡作为威胁,严禁他与埃莉在这个层面碰头。就算他成功地做到与埃莉交谈,他仍然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。埃莉在滞后的那几分钟里做了些什么?她为什么骗他,让他先她一步返回现实世界?当时他还以为她背叛他了,此后又将这个谜团抛诸脑后。现在,他再一次怀疑起来。发生在那几分钟里的事太复杂了,他无法理解。也许搏斗开始时她的力量被严重削弱了,这才把他骗回现实世界?又或许她当时的力量还不够大,不够夺权?这可能吗?现在她又在缓慢地、秘密地蓄



状元成才路

积力量,和当初邮件人的举动一样?他不愿意相信,他也知道,一旦弗吉尼亚知道他的疑虑,政府会当即下手,杀死她。绝不会有审判,甚至不会进行深入调查。

他一定得想个办法绕开弗吉尼亚,和埃莉面对面交锋——只要发现她成了新的邮件人,他会当场杀死她。确实有个办法!他差一点大笑起来。太简单了,简单到荒唐的地步。而且只有这个办法才行得通。各方面都注视着另一层面,注视着这个人人都手握魔法、手握权力的地方。他却要反其道而行之,从下面动手,在没什么魔法的现实世界里动手!

他还要最后使一招魔法以绕过弗吉尼亚。为了在现实世界与埃莉斯琳娜会面,这个魔法绝对是必需的。

他登上山脊,开始循路而下,走向沼泽地。虽说心里有事,但他的一举一动还是无懈可击。在这里守卫的精灵对离开城堡的人远没有对来的人警觉。来到那一簇湿漉漉的灌木丛,熟悉的红黑蜘蛛——也许是原来那知的表亲——荡了下来。

“小心,小心。”细细的声音道。从它腹部的金色斑点上,他看得出正确的处置方法:抬起左手,将蜘蛛弹开。滑溜先生没有这样做,他抬起右手,砸向蜘蛛。

蜘蛛一荡,向上升起,发出一声微弱的尖叫,接着向下一坠扑向滑溜先生的脖子。不偏不倚,正落在牛蛙身上。两只动物顾不上别的,在他颈背上抓咬起来。一个喷烟吐火,另一个毒液四溅,乱纷纷打成一团。滑溜先生一面伸手援救牛蛙,一面分出部分注意力,切进一条为蒙特利尔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提供服务的数据线。商店里多了一份订单。当天晚些时候,一个十分特别的包裹将会被邮到波士顿国际火车站。

滑溜先生经过一番表演,赶走蜘蛛。牛蛙再度在他肩头蹲好。从牛蛙的模样来看,他可能骗过了弗吉尼亚。这个结果在他的意料之中,但想要骗过埃莉却困难得多,也危险得多。

(有删改)